

第五五七册

理學彙編

經籍典

經籍總部

(卷)
一一二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一卷目錄

經籍總部彙考一

上古 伏羲氏一則 神農氏一則 黃帝一則

陶唐氏 帝堯一則

有虞氏 帝舜一則

夏后氏 總一則

商 總一則

周 總一則 教王一則

秦 始皇一則

漢 高帝一則 文帝二則 景帝二則 武帝

節一則 昭帝一則 宣帝一則 元帝一則 成帝一則 平帝一則

後漢 光武一則 明帝一則 章帝一則 和帝一則 安帝一則 順帝一則 桓帝一則 靈帝一則

則 順帝一則 桓帝一則 靈帝一則

則 順帝一則 桓帝一則 靈帝一則

則 順帝一則 桓帝一則 靈帝一則

則 順帝一則 桓帝一則 靈帝一則

則 順帝一則 桓帝一則 靈帝一則

則 順帝一則 桓帝一則 靈帝一則

則 順帝一則 桓帝一則 靈帝一則

則 順帝一則 桓帝一則 靈帝一則

則 順帝一則 桓帝一則 靈帝一則

則 順帝一則 桓帝一則 靈帝一則

則 順帝一則 桓帝一則 靈帝一則

則 順帝一則 桓帝一則 靈帝一則

則 順帝一則 桓帝一則 靈帝一則

則 順帝一則 桓帝一則 靈帝一則

則 順帝一則 桓帝一則 靈帝一則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大

本明決之意朱子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

易之以書契天下事有古未之爲而後人爲之固

不可无者此類是也進齋徐氏曰上古民淳事

簡事之大小唯結繩以識之亦足以爲治至後世

風俗偷薄欺詐日生而書契不容不作矣書文字

也契合約也言有不能記者書識之事有不能信

者契驗之取明決之義蓋夫乃君子決小人之卦

而造書契亦所以決去小人之僞而防其欺也

按禮記禮運河出馬圖

正義按中候握河紀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於

河遂法之畫八卦

按史記三皇本紀補伏羲氏生有聖德仰則觀象於

天俯則觀法於地旁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

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

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

按通鑑外紀伏羲氏造八卦始作三書以象二十四

氣因而重之爻象備矣

按古史考庖羲作卦始有筮

炎帝神農氏演八卦作連山著神農諸篇

按周禮春官太卜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

疏皇甫謐記云夏人因炎帝曰連山

按史記索隱炎帝重八卦爲六十四爻

按漢書藝文志神農二十篇神農兵法一篇神農大

幽五行二十七卷神農教田相土耕種十四卷神農

雜子技道二十三卷按上古之書其篇目雖多其

言然觀連山本草方輿等皆有左驗則當時之書

書信矣特後世所傳者非其舊而後人作其書以

經籍之始至路史天淵氏有靈書八卷注引其

經八書文章之祖爲靈書之章靈書之述其說尤

荒誕不足據入於外傳今按

以伏羲氏有書契之說可證

按三國志魏少帝本紀甘露元年夏四月丙辰帝幸

太學問諸儒曰易之書其故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對

曰包犧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爲六十四

名曰連山似山出納氣連天地也

按路史炎帝紀炎帝神農氏乃命司怪主十巫咸巫

陽主筮於是通其變以成天地之文極其數以定天

下之象八八成卦以酬酢而祐神以通天下之志以

定天下之業謂始萬物終萬物者莫盛乎艮艮東北

之卦也故種艮以爲始所謂連山易也爰問於太乙

小子稽太始說玉冊著其本草乃立方書種音

按玉海神農重卦說注京房引夫子曰神農重乎八

純

黃帝軒轅氏得河圖洛書作歸藏著書置史

按周禮春官太卜掌三易之灋二曰歸藏

注杜子春云歸藏黃帝

按竹書紀年黃帝五十年秋七月庚申鳳鳥至帝祭

于洛水

注庚申天霧三日三夜晝昏帝問天老力牧容成

曰於公何如天老曰臣聞之國安其主好文則鳳

鳳居之今鳳鳳翔于東郊而樂之其鳴音中夷則

與天相副以是觀之天有嚴教以賜帝也霧既降

臣十篇雜黃帝五十八篇黃帝太素二十篇黃帝說四十篇黃帝十六篇圖三卷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黃帝陰陽二十卷黃帝內經十八卷黃帝雜子步引十二卷按黃帝書篇尤多假託尤衆當今之所謂三十二卷者雖明知出於後人之手亦不敢沒其名以遺意爾

按晉書天文志黃帝受河圖始明休咎

按通志蒼頡石室記有二十八字在蒼頡北海墓中土人呼爲藏書室

按路史黃帝紀黃帝有熊氏河龍圖發洛龜書成於是正乾坤分離坎倚象衍數以成一代之宜謂土爲祥乃重坤以爲首所謂歸藏易也故又曰歸藏氏

按列子力命篇黃帝之書六

按說文黃帝之史蒼頡見鳥獸蹏呿之跡初造書契按蒼頡爲黃帝史官藝文志又有孔甲盤五二十六篇亦云孔甲黃帝史

三皇之世有三墳之書

按周禮春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

按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

按左傳昭公十二年楚子狩於州來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按書經孔安國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

按毛漸三墳序春秋左氏傳云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孔安國敘書謂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漢書藝文志錄古書爲詳而三墳之書已不載豈此書當漢而亡與元豐七年予奉使西京巡按虜邑歷唐州之泌陽道無郵亭因寓食於民舍有題於戶三墳書某人借去亟呼主人而

問之曰古之三墳也某家實有是書因命取而閱之三墳各有傳墳乃古文而傳乃隸書觀其言簡而理暢疑非後世之所能爲也就借而歸錄間出以示好事往往指爲偽書然考墳之所以有三蓋以山氣形爲別山墳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氣墳言歸藏生動長育止殺謂之歸藏形墳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謂之乾坤與先儒之說三墳特異皆以義類相從曲盡天地之理復有姓紀皇策政典之篇文辭質略信乎上古之遺書也引征引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孔氏以爲夏后爲政之典籍頗與書合豈後人之所能僞耶世人徒以此書漢時已亡非後世所宜有且尚書當漢初重購而莫得武帝時方出於屋壁間詎亦可指爲僞哉予考此書既篤信之將以詒諸好事君子故爲之敘云按今所傳三墳書其篇未有確據以周禮左傳所云始識於此以示傳疑之意

五帝之世有五典之書有五帝之史

按書經孔安國序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先君孔子生于周末討論墳典斷自唐虞

按三國吳志薛瑩傳右國史華嚴上疏曰五帝三王皆立史官敘錄功美垂之無窮

陶唐氏

帝堯陶唐氏頒曆書受河圖作堯戒一卷得古詩于童子

按書經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傳曆所以紀事之書

傳曆所以紀事之書

按禮記禮運河出馬圖

正案中候握河紀堯時受河圖龍銜赤文綠色形象馬

按隋書經籍志堯舜禹一卷見藏

按列子仲尼篇堯治天下五十年游于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問誰教爲此言兒童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

按韋續字源堯因靈龜負圖作龜書

按玉海堯即政七十年受河圖

有虞氏

帝舜有虞氏命官職典禮樂歌詩著書受圖置史

按書經舜典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作秩宗

正此時秩宗即周禮之宗伯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

傳孔冑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祇肅孝友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按尚書釋文虞書凡十六篇十一篇亡五篇見存

按尚書正義堯典雖唐事本虞史所錄以五帝之末接三王之初由舜史勒成一家可以爲法上取堯事下終禪禹皆舜史所錄按大戴禮云伯夷虞史豈以秩宗而兼爲史官者耶

按尚書大傳舜時俊又百工相和而歌卿雲

按史記樂書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

注王肅曰南風育養之詩也

傳曆所以紀事之書

傳曆所以紀事之書

傳曆所以紀事之書

傳曆所以紀事之書

傳曆所以紀事之書

按玉海舜在位得益地圖遂廣黃帝九州爲十二州

按玉海引帝王世紀及集仙錄皆言西王母居崑崙之墟其地與之說殆非盡然蓋其地與之說殆非盡然蓋其地與之說殆非盡然

夏后氏

夏后氏有夏書政典夏易洛書小正大命山海經諸書

按尚書禹貢蔡傳夏禹有天下之號也書凡四篇禹貢作於虞時而繫之夏書者禹之王以是功也

引征政典

注夏后爲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之政治典也五子之歌有典有則

注典謂經籍

洪範天錫禹洪範九疇

注天典禹洛出書神龜負之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正漢書謂爲九章

劉歆以爲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

按周禮春官太卜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

義訂鄭鏐曰連山以艮爲首夏人之易其卦艮上艮

下故曰連山言如山之相連也

按禮記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

注鄭元曰得夏四時之書其存者有小正

按史記夏本紀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

按漢書藝文志大命三十七篇見集解

傳言禹之所作其文似後世語師古曰命古禹

字

山海經十三篇見形

按帝王世紀禹觀於河始受圖

按論衡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

殷

殷有商書商頌商易諸書

按書經湯誓蔡傳契始封商以爲有天下之號書凡十七篇

按詩經商頌朱子集傳契爲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有天下其後武王封微子啓於宋其後政衰

商之禮樂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又亡其七篇然其存者亦多闕文疑義

按周禮太卜掌三易之灋二曰歸藏

義訂鄭鏐曰歸藏以坤爲首商人之易其卦坤上坤下故曰歸藏言如地道之包含萬物所歸而藏也

周

周制天官之屬司書掌版圖地官司司徒掌建邦土地之圖以六藝教萬民春官之屬大師掌六詩大卜掌三易大史等掌內外古今之書秋官之屬小行人掌五物各爲一書又命樂正等立詩書禮樂之教以造士

按周禮天官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

注司書主會計之簿書者書冊籍也邦中之版以考人民之數土地之圖以考邦國之數然司書但掌其書而已

地官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

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封溝之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實與之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

春官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替驥諷誦詩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大卜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注杜子春云連山必獲歸藏黃帝近師皆以爲夏殷周義訂鄭鏐曰周易以乾爲首周人之易其卦乾上乾下名曰周易如天覆無不周而變易無窮也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凡辨法者攻焉不信者刑之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

解合大史史官之長主藏書者六典大師掌之大史助之灋即八灋則即八則蓋大史以掌書爲職典灋則之書皆其所職焉故也凡邦國官府都鄙有爭其舊典是非者必就大史考之不信大史之灋則以刑治之一云與其其所藏不合者則治以刑也約盟誓也刺券書也皆藏其書于大史也貳猶副也約劑之書其正在六官其副在大史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

注 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是也史官主書故韓宣子聘于魯觀書太史氏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

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及國令之貳

解 上所謂而下守之為灋上所命而下稟之為令皆著之於書內史則掌其副貳也

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

疏 諸侯凡事有書奏白於王內史讀示王

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

解 王言之出為命如後世之制誥內史書於策而頒之又書副本而藏之以待有所考也

外史掌書外令

注 王令下敕外令外令謂王命頒於外國者掌四方之志

注 志記也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

掌三皇五帝之書

疏 李嘉會曰書斷自皇帝以下大道常道所可備記者此後凡有書莫不兼掌夏商周所記不言可知

王昭禹曰以上攷古昔之所行 黃氏曰必

掌皇帝書者凡王之命皆當聯次於尚書也漢御

史掌蘭臺祕書其遺意也

掌達書名于四方

注 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

黃氏曰 皇帝書名在四方久矣何以達為朝廷常有書周書自泰

誓之後皆是至東遷猶有書四方未知朝廷制作

之意故以其名達之 王氏曰書名者字也字所

以正名百物故謂之名 鄭鏐曰四方言語不同上世音讀與後世亦異將欲使天下誦讀之際無東西南北之訛無古語今言之異則書之名不可以不達達之于四方欲使之皆同也大行人九歲論書名蓋外史達之九歲之久慮其不一又使行人論之 愚案黃氏以書名為古書達其名以廣帝王之道王氏以書名為今之字書亦通但與上下文恐不相協

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

注 書王令以授使者 義 王昭禹曰以書使于四方外史書其令則掌外令故也 黃氏曰令猶今言制敕也書猶今言制書敕書也 易氏曰亦所以明王政之所從出 鄭鏐曰書名既正道德乃

一風俗乃同其有不同遣使以正之因書而使故

日以書使四方也書其書使之令以為證知其國

書名之不正天子曾遣使以正之 愚案古者邦

國之書皆錫於王其國已有此書惟達其名使天

下知一人所重者在此其國未有此書若遣使以

頒之必書其令使天下知一人所錫者在此於是

邦國無私書天下無異學

御史掌贊書

注 王有命當以書致之則贊為辭若今尚書作詔

文 解 御猶侍也侍御于君之史官也有王命則贊

內史外史而書之

秋官小行人掌五物者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

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

惡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

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

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考 馬端臨曰按成周之時自太史以至小行人皆掌官府之典籍者也其名數亦多今除實訓及太

平六典之外亦無攷者矣

按禮記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書詩禮樂

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文王世子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

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

在上庠

敬王之世孔子序書傳禮記刪詩正樂贊易修春秋

著孝經

按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自楚反平衛年六十三魯哀

公六年也孔子去魯凡十四歲而反平魯魯終不能

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

詩書缺追述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

秦穆編序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

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夏殷所

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

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

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敝如繹如也以

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

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

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

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

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詒武雅頌

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

而喜易序家繁象說卦文言讀易章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 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雉不出書吾已矣夫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賤土之會寔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秋魯哀公六年爲敬王三十一年
哀公十四年爲敬王三十九年

按孝經緯孔子云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

按文獻通考孔子生於周末親史籀之繁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備春秋讀易道以黜八索連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

秦

始皇三十四年下令焚書偶語詩書者棄市

按史記始皇本紀三十四年始置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

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及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亂之能一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

漢

高帝元年冬十月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書文書按史記高祖本紀不載 按漢書高祖本紀云云惠帝四年三月甲子除挾書律

按史記惠帝本紀不載 按漢書惠帝本紀云云文帝 年始置五經博士 按史記漢書文帝本紀皆不載 按後漢書翟酺傳初酺之爲大匠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

注 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文帝時未遑庠序之事酺之此言不知何據 按注酺云云酺史記皆孝文時爲博士則酺言已有據但本紀失載耳

按揚子法言學行篇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

注 書謂諸傳記之書經謂五經漢文帝以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博士列學科而已故云世不尚

文帝 年詔使黽錯往伏生受尚書以治詩申公及韓嬰爲博士以治禮徐生爲禮官大夫

按史記漢書文帝本紀皆不載 按史記黽錯傳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開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 按儒林傳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黽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博士韓生推詩人之

意而為內外傳數萬言 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嘗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為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

按漢書楚元王傳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大之詩傳號曰元王詩 按劉歆傳歆移太常博士書曰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

景帝 年得古文經傳于孔子舊宅壁中

按史記漢書景帝本紀皆不載 按漢書魯恭王傳魯恭王餘孝景前二年立為淮陽王三年徙王魯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聲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按藝文志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其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 按劉歆傳歆移博士書曰漢興已七八十年離于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于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

至元朔元年其子安王已即位年表可稽藝文志以為武帝末始壞孔子宅武帝在位五十四年計元朔元年武帝始在位十三年安得謂武帝末乎自以本傳景帝時為正後人多以為武帝時者以武帝末壞之說亦此特事耳其實未深考也

按晉書衛恆傳漢武時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

按鄭樵六經奧論魯共王獻古文此一項得於孔壁者盡係古文藏于祕書至劉歆校書乃出古文論語二十一一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為一篇有兩子張與魯論同古文尚書十六篇古文孝經二十一一篇庶人分為二曾子敢問分為三又多闕門一章古文左氏春秋古文禮五十六篇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禮同乃儀禮餘三十九篇乃逸禮 按漢書藝文志所舉書目之頗便觀覽共王獻書事史傳亦未言及鄭樵之說必有所據從之

景帝 年以治經轅固生董仲舒胡毋生為博士

按史記漢書景帝本紀皆不載 按史記儒林傳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 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武帝建元五年春始置五經博士

按史記武帝本紀不載 按漢書武帝本紀云云按百官公卿表博士奏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 按劉歆傳歆移太常博士書曰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

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 按儒林傳贊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初書惟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元光元年五月詔策賢良董仲舒公孫弘等以經術進

按史記武帝本紀不載 按漢書武帝本紀元光元年五月詔賢良曰賢良明于古今王事之體受業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 按循吏傳序孝武之世以化治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

元朔五年夏六月詔令禮官勸學講議治聞舉經典遺逸者置博士弟子員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

按史記武帝本紀不載 按漢書武帝本紀元朔五年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治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丞相弘請為博士置弟子員學者益廣

按史記儒林傳序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感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治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

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日校殷曰庠周日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

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與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

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

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論下治禮大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他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按漢書儒林傳序及賈太后崩武安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通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人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

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與禮以為天下先

注 師古曰舉遺謂經典遺逸者求而舉之按藝文志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殺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

傳說皆充祕府按劉歆七略孝武皇帝勅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丘山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天漢 年孔安國獻古文經傳藏於祕府

按史記漢書武帝本紀皆不載按漢書劉歆傳歆移太常博士書曰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藏於祕府伏而未發武帝 年河間獻王得古文經傳獻於朝

按史記漢書武帝本紀皆不載按漢書河間獻王傳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

按鄭樵六經奧論河間獻王獻書此一項乃獻王好古收拾藏之祕府武帝未立學官亦未顯於世樂記二十四卷與毛公及諸子言樂者作樂記周禮六篇不出屋壁乃李氏獻五篇獻王足以考工記毛詩毛萇為河間博士自謂子夏所傳獻王雖獻於朝未立學官孝經今之孝經是獻王得顏芝本獻之禮記一百三十一篇古經禮五十一篇出魯淹中即孔壁注見魯共王

武帝 年張湯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按史記漢書武帝本紀皆不載按史記張湯傳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

昭帝始元五年六月詔以經學未明令三輔太常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

按漢書昭帝本紀始元五年六月詔曰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栗栗夙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傳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按儒林傳序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

宣帝本始三年以授經師韋賢為丞相

按漢書宣帝本紀不載按史記孝昭以來功臣侯者補傳韋賢家在魯通詩禮尚書為博士授魯大儒入為昭帝師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

地節三年選授皇太子經以孔霸遷詹事丙吉為太傅疏廣為少傅

按漢書宣帝本紀地節三年四月戊申立皇太子按孔光傳光霸宣帝時為大中大夫以選授皇太

子經遷僭事高密相 按疏廣傳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為太傅廣為少傅數月吉還御史大夫廣徙為太傅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元康元年講論六藝羣書詔博舉明先王之術者

按漢書宣帝本紀元康元年八月詔曰朕不明六藝驚于大道是以陰陽未時其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于先王之術宜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 按兒寬傳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元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 按王褒傳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益以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侍詔金馬門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遇徵褒既至詔褒為聖主得賢臣頌

元康三年詔以張賀輔導經術追賜諡封侯 按漢書宣帝本紀元康三年詔曰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思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封賀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將彭祖為陽都侯追賜賀諡曰陽都哀侯

甘露元年召五經名儒大議殿中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詒對 按漢書宣帝本紀不載 按瑕丘江公傳宣帝選郎十人從受穀梁自元康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習明經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執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

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詒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為博士

師古曰周慶丁姓二人也 甘露三年三月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增立博士

按漢書宣帝本紀甘露三年春三月己丑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適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按劉向傳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等並進對更生言黃金可成方不驗下更生更上奇其材得減死論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 向子欽移太常博士書曰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者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

師古曰三輔舊事云石渠閣在未央大殿北以藏祕書 按薛廣德傳蕭望之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為博士

論石渠 按章元成傳元成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 按儒林施雋傳雋為童子從田王孫受易與孟喜梁丘賀並為門人及賀為少府於是薦雋詔拜雋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 按儒林梁丘賀傳賀子臨為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熟專行京房法琅邪王吉通五經聞臨說

善之 按儒林歐陽生傳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兒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為博士高孫地餘長資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為博士論石渠 按儒林林尊傳尊事歐陽高為博士論石渠 按儒林周堪傳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為博士堪譯官令論於石渠經為最高 按儒林張山拊傳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為博士論石渠 按儒林王式傳山陽張長安幼君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資沛緒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張生唐生緒生皆為博士張生論石渠至淮陽中尉 按儒林孟卿傳戴聖戴德以博士論石渠問人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 按儒林傳贊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

按後漢書陳元傳元上疏曰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為石渠論而穀梁氏興 按翟酺傳初酺之為大匠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

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於殿中兼平公羊穀梁同異上親臨決焉時更從穀梁傳故言六經也

按玉海甘露三年三月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易則施雋梁丘臨書則周堪張山拊林尊歐陽地餘假倉詩則韋元成張生薛廣德禮則戴聖戴德問人通漢穀梁則蕭望之劉向尹更始

黃龍元年增五經博士員十二人博士弟子員倍百

按漢書宣帝本紀不載 按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黃龍元年稍增員十二人按儒林傳序昭帝時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倍增之

元帝初元二年夏四月詔令鄭寬中張禹授皇太子經是年冬以蕭望之道經術功賜爵關內侯

按漢書元帝本紀初元二年夏四月丁巳立皇太子冬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傳故前將軍望之傳朕

八年道以經書厥功茂焉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朝朔望 按蕭望之傳望之爲太傅以論語禮服授太子元帝卽位賜望之爵關內侯

元帝 年通一經者皆復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按漢書元帝本紀不載 按儒林傳序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十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

成帝 年帝好經書鄉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於金華殿

按漢書成帝本紀帝爲太子好經書按冊府元龜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

宜勸學召見宴昵殿容親甚麗誦說有法拜爲中常侍帝方鄉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遂奉車

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續出建始元年匡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

按漢書成帝本紀不載 按匡衡傳成帝卽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曰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之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求末不易之道也

河平三年秋八月使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祕書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

按漢書成帝本紀河平三年秋八月乙卯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祕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

按漢書成帝本紀河平三年秋八月乙卯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祕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

按漢書成帝本紀河平三年秋八月乙卯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祕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

按漢書成帝本紀河平三年秋八月乙卯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祕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

按漢書成帝本紀河平三年秋八月乙卯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祕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

按漢書成帝本紀河平三年秋八月乙卯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祕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

按漢書成帝本紀河平三年秋八月乙卯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祕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

按漢書成帝本紀河平三年秋八月乙卯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祕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

按漢書成帝本紀河平三年秋八月乙卯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祕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

按漢書成帝本紀河平三年秋八月乙卯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祕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

按漢書成帝本紀河平三年秋八月乙卯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祕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

按漢書成帝本紀河平三年秋八月乙卯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祕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

按漢書成帝本紀河平三年秋八月乙卯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祕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

後三歲詔復所削縣後年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十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

隄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傳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辨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受於王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

哀帝建平元年劉歆復領五經集六藝羣書爲七略按漢書哀帝本紀不載 按藝文志向卒哀帝復使

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歆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按劉歆傳哀帝初卽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爲侍中大大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

按隋書經籍志序向卒後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業乃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總括羣編撮其旨要著爲七略大凡三萬三千九百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燒

哀帝 年劉歆請立左氏春秋與五經並列學官帝令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

按漢書哀帝本紀不載 按劉歆傳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

按漢書哀帝本紀不載 按劉歆傳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

按漢書哀帝本紀不載 按劉歆傳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

按漢書哀帝本紀不載 按劉歆傳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

按漢書哀帝本紀不載 按劉歆傳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

按漢書哀帝本紀不載 按劉歆傳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

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 按儒林房鳳傳大司馬王根薦鳳明經通達擢為光祿大夫時光祿勳王龔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為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

平帝元始三年夏立學官校學置經師一人庠序置孝經師一人

按漢書平帝本紀元始三年夏立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庠庠序置孝經師一人

元始五年春正月徵天下通知經史傳記及術數之學者遣詣京師

按漢書平帝本紀元始五年春正月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曆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轡傳遺詣京師至者數千人 按王莽傳元始四年莽奏起明

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

識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繆異說云

按後漢書儒林董鈞傳元始中舉明經遷虜轅令

平帝元始五年舉明經

元始 年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博士置

六經祭酒

按漢書平帝本紀不載 按儒林傳贊自武帝時立五經博士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

按後漢書蘇竟傳竟字伯況扶風平陵人也平帝時竟以明易為博士講書祭酒

注王莽置六經祭酒秩上卿每經一人竟為尚書祭酒

後漢

光武帝中興立五經博士十有四家置祭酒

按後漢書光武帝本紀不載 按徐防傳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

注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弘稽古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為祭酒總領

網紀也 按張元傳元字君夏河內河陽人也少習嚴氏春秋兼通家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 按儒林傳注丹字子玉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王莽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眾數百人建武初為博士

光武帝建武元年都洛陽載經牒祕書二千餘兩 按後漢書光武帝本紀建武元年冬十月癸丑車駕入洛陽遂定都焉

按文獻通考初光武遷都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

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

建武二年范升以梁恭呂光經學深明疏請議為博士

按後漢書光武帝本紀不載 按范升傳建武二年光武徵詣懷宮拜議郎遷博士上疏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光俱修梁丘易二臣年並耆艾經學深明而臣不以時退與恭並立深知光學又不能達慙負二老無顏於世誦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開口以為人師願推博士以避恭光帝不許然由是重之

建武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於雲臺議立費氏易左氏春秋博士

按後漢書光武帝本紀不載 按范升傳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大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辨難日中乃罷升退而奏曰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

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藝情好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此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爽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爽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

之

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遊觀至於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子弟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己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

建武十九年以桓榮何湯入授皇太子經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辨明經義
按後漢書光武帝本紀不載 按明帝本紀建武十九年立為皇太子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 按桓榮傳建武十九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顯宗始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為武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為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詔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為議郎賜錢十萬人使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拜榮為博士車駕幸太學會博士論難於前榮被儒衣溫恭有蘊藉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及特加賞賜又招諸生雅吹擊磬盡日適罷後榮入

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以是愈加敬厚 按儒林戴憑傳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也習京氏易年十六郡舉明經徵試博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

明帝永平二年冬十月幸辟雍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于前

按後漢書明帝本紀永平二年冬十月壬子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響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今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輶輪供綬執授侯王設醫公卿饌珍朕親祖制執爵而酌祝嘏在前祝嘏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修萬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己未念慚疾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者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 按桓榮傳永平二年三雍初成拜榮為五更每大射養老禮畢帝常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為下說遇封榮為關內侯食邑五千戶 按儒林傳序明帝即位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祖制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永平九年為四姓小侯置五經師以張酺入授皇太

子
按後漢書明帝本紀永平九年四月詔為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 按張酺傳永平九年顯宗為四姓小侯開學於南宮置五經師酺以尚書教授數講於御前以論難當意除為郎賜車馬衣裘遂令人授太子酺為人質直守經義每侍講間隙數有匡正之辭

按袁宏漢紀永平中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功臣子弟莫不授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立學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以非列侯故曰小侯

永平十五年三月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帝自置五經章句令桓郁較定于宣明殿

按後漢書明帝本紀永平十五年三月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詣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按桓榮傳榮子郁傳父業以尚書教授門徒常數百人帝以郁先師子甚見親厚常居中論經書問以政事帝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校定於宣明殿永平十五年入授皇太子經

注東觀記曰上謂郁曰卿經及先師致復文雅其冬帝親於辟雍自講所制五行章句已復令郁說一篇帝謂郁曰我為孔子卿為子夏起予者商也又問郁曰子幾人能傳學郁曰臣子皆未能傳學孤兄子一人學方起帝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即白之

永平 年以班固為郎典校祕書
按後漢書明帝本紀不載 按班固敘傳固弱冠而

孤末平中爲郎與校祕書

章帝建初元年詔令賈逵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異同及齊魯韓詩與毛氏同異并作周官解故

按後漢書章帝本紀不載 按賈逵傳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遂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并作周官解故

建初四年冬十一月詔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

按後漢書章帝本紀建初四年冬十一月壬戌詔曰蓋三代導人教學爲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爲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爲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儉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願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 按楊終傳終爲議郎上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

石渠故事未爲後世則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會終坐事繫獄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終又上書自訟即日貴出乃得與於白虎觀焉 按班固傳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 按丁鴻傳建初四年徙封魯陽鄉侯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美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嘆曰殿中無雙丁孝公數受賞賜擢徙校書

注 廣平王美明帝子也東觀記曰與太常樓望少府成封屯騎校尉桓郁衛士令賈逵等集議也白虎門名於門立觀因以名之焉 又曰上歎嗟其才號之曰殿中無雙丁孝公賜錢二十萬續漢書亦同而此書獨作時人歎也 按魯恭傳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以經明名與其議 按儒林傳魏應傳會京師諸儒于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 按儒林李育傳育字元春建初元年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 按儒林傳序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 注 卽白虎通義是 建初七年三月賜東平憲王蒼祕書列仙圖道術祕方

按後漢書章帝本紀不載 按東平憲王蒼傳建初六年冬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許之三月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畱蒼賜祕書列仙圖道術祕方建初八年冬十二月詔令羣儒選高才生受經學 按後漢書章帝本紀建初八年冬十二月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按賈逵傳建初八年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於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

建初 年以傳毅爲蘭臺令史與班固等共典校書班固編之以爲藝文志 按後漢書章帝本紀不載 按傳毅傳建初中肅宗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爲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 按隋書經籍志序光武中興篤好文學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負帙自遠至者不可勝算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傳毅等典掌焉並依七略而爲書部固又編之以爲漢書藝文志 元和元年詔黃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 按後漢書章帝本紀不載 按黃香傳元和元年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 元和二年三月祠孔子于闕里詔孔僖從還京師校書東觀

按後漢書章帝本紀不載 按孔僖傳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大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適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詔僖從還京師校書東觀和帝永元十一年召諸儒魯丕等說經特賜冠幘履幘衣一襲

按後漢書和帝本紀不載 按魯恭傳弟丕兼通五經永元十一年復徵再還中散大夫時侍中賈逵薦丕道藝深明宜見任用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罷朝特賜冠幘履幘衣一襲丕因上疏曰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

永元十三年春正月帝幸東觀覽書林博選術藝之士以充其官

按後漢書和帝本紀云云 按儒林傳序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教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即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

永元十四年司空徐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為章句以悟後學上疏詔從之

按後漢書和帝本紀不載 按徐防傳末元十四年拜司空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為章句以悟後

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勸勉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與爭訟議論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違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凌以成俗誠非詔書寔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止以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

安帝末初四年春詔謁者劉珍及馬融李九等校定東觀祕書

按後漢書安帝本紀末初四年春二月乙亥詔謁者劉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 按劉珍傳末初中為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駒駘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 按馬融傳末初四年拜為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祕書 按文苑傳李九字伯仁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九有相如揚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安帝時為諫議大夫與謁者僕

射劉珍等俱撰漢記尤同郡李勝亦有文才為東觀郎 按百官志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注案胡廣注隆此篇曰前安帝時越騎校尉劉千秋校書東觀

元初六年鄧太后詔徵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及鄧氏子孫為開郎第教學經書

按後漢書安帝本紀不載 按鄧皇后本紀元初六年太后詔徵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並為開郎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幼者使置師保朝夕入宮撫循詔導恩愛甚渥乃詔從兄河南尹豹越騎校尉康等曰吾所以引納羣子置之學官者實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時俗淺薄巧偽滋生五經衰缺不有化導將遂陵遲故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傳不云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飯乘堅驅良而面牆術學不識臧否固禍敗所從來也

延光二年春正月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經者各一人

按後漢書安帝本紀延光二年春正月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 順帝末建四年左雄上言宜崇經術帝從之又奏海內名儒為博士者加其俸祿及謝廉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拜童子郎 按後漢書順帝本紀不載 按左雄傳末建四年雄上言宜崇經術繕修太學帝從之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

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

陽嘉元年七月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按後漢書順帝本紀陽嘉元年七月丙辰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者儒九十八人補郎舍人按儒林傳序順帝感翟

舖之言遇更修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者儒皆補郎舍人

末和元年詔伏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五經諸子百家藝術

按後漢書順帝本紀不載按伏湛傳無忌亦傳家學順帝時為侍中屯騎校尉末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

順帝年以張衡為侍中典校祕書

按後漢書順帝本紀不載按百官志王隆作小學漢官儀篇注順帝時平子為侍中典校祕書方作周官解說乃欲以此次述漢事會復還河間相遂莫能立也

順帝年拜蔡元議郎講論五經異同

按後漢書順帝本紀不載按儒林蔡元傳元字叔陵汝南南頓人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著錄者萬六千人徵辟並不就順帝時詔徵拜議郎講論五經異同甚合帝意遷侍中出為弘農太守

質帝本初元年夏四月令郡國舉明經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

按後漢書質帝本紀本初元年夏四月庚辰令郡國

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以高第五人補郎中次五人補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

桓帝建和元年以趙典博學經書徵拜議郎侍講禁內

按後漢書桓帝本紀不載按趙典傳典少篤行隱約博學經書弟子自遠方至建和初四府表薦徵拜議郎侍講禁內

延熹二年初置祕書監官

按後漢書桓帝本紀云云

靈帝熹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門外

按後漢書靈帝本紀云云按蔡邕傳邕拜郎中校書東觀還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學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邕乃自書間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洛陽記曰太學在洛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一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

按儒林傳序熹平四年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

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校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

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也主於徒隸從簡易也謝承書曰碑立太學門外瓦屋覆之四面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楊龍驤洛陽記載朱超石與兄書云石經文都似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

熹平五年令太尉劉寬講經

按後漢書靈帝本紀不載按劉寬傳熹平五年代許訓為太尉靈帝頗好學藝每宴見寬常令講經寬常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

光和三年六月詔公卿舉能通經各一人悉除議郎

按後漢書靈帝本紀光和三年六月詔公卿舉能通尚書毛氏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獻帝初平元年遷都長安圖書七十餘載

按後漢書獻帝本紀初平元年二月丁亥遷都長安按隋書經籍志序獻帝西遷圖書縑帛軍人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猶七十餘載

按文獻通考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膝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

按後漢書靈帝本紀不載按劉寬傳熹平五年代許訓為太尉靈帝頗好學藝每宴見寬常令講經寬常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

光和三年六月詔公卿舉能通經各一人悉除議郎

按後漢書靈帝本紀光和三年六月詔公卿舉能通尚書毛氏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獻帝初平元年遷都長安圖書七十餘載

按後漢書獻帝本紀初平元年二月丁亥遷都長安按隋書經籍志序獻帝西遷圖書縑帛軍人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猶七十餘載

按文獻通考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膝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

按後漢書靈帝本紀不載按劉寬傳熹平五年代許訓為太尉靈帝頗好學藝每宴見寬常令講經寬常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

光和三年六月詔公卿舉能通經各一人悉除議郎

按後漢書靈帝本紀光和三年六月詔公卿舉能通尚書毛氏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獻帝初平元年遷都長安圖書七十餘載

按後漢書獻帝本紀初平元年二月丁亥遷都長安按隋書經籍志序獻帝西遷圖書縑帛軍人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猶七十餘載

按文獻通考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膝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

按後漢書靈帝本紀不載按劉寬傳熹平五年代許訓為太尉靈帝頗好學藝每宴見寬常令講經寬常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二卷目錄

經籍總部彙考二

魏文帝黃初二則 明帝太和二則 景初一則
晉武帝泰始二則 成寧二則 太康一則 元帝建武一則 太興一則 恭帝元熙一則

宋武帝永初一則 文帝元嘉六則 廢帝元徽一則 高帝建元二則 武帝永明三則

南齊高帝建元二則 武帝永明三則
梁武帝天監三則 普通一則 元帝承聖一則

陳文帝天監一則 宣帝太建三則
北魏道武帝天興三則 明元帝泰常二則 宣武帝永平二則 孝文帝太和五則 神龜一則 孝武帝永熙一則 孝明帝熙平一則 神龜一則

北齊文宣帝天保四則 孝昭帝皇建一則 北周明帝武成一則 武帝保定一則

隋文帝開皇六則 煬帝大業四則

經籍典第二卷

經籍總部彙考二

魏

文帝黃初元年改祕書令為監採掇遺亡藏在祕書中外三閣

按三國志魏文帝本紀不載 按晉書職官志魏武為魏王置祕書令丞及文帝黃初初置中書令而祕書改令為監

按隋書經籍志魏氏代漢採掇遺亡藏在祕書中外

三閣

黃初五年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

按三國志文帝本紀云云

明帝太和二年六月詔郡國貢士以經學為先

按三國志明帝本紀太和二年六月詔曰尊儒貴學王教之本也自頃儒官或非其人將何以宣明聖道其高選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勅郡國貢士以經學為先

太和四年春二月壬午詔郎吏學過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戊子詔以文帝典論刻石立於廟門之外

按三國志明帝本紀太和四年春二月壬午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趨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過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戊子詔太傅三公以文

景初 年詔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各受四經三禮

按三國志明帝本紀不載 按冊府元龜景初中帝以高堂隆蘇林秦靜等老恐無能傳業者乃詔曰昔先聖既沒而其遺言餘教著於六藝六藝之文禮又為急不可斯須離者也末俗背本所由來久故閔子議原憲之不學荀卿醜秦世之坑儒儒學既廢則風化何由興哉方今宿生巨儒並各年高教訓之道孰為其繼昔伏生將老漢文帝嗣以晁錯穀梁寡傳宣

帝承以十郎其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從光祿勳隆散騎常侍林輪博士靜分受四經三禮主者具為設課試之法復侯勝昔有言士病經不明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今學者有能究極經道則爵祿榮寵不期而至可不勉哉

少帝甘露元年夏四月帝幸太學問諸儒經義

按三國志少帝本紀甘露元年夏四月丙辰帝幸太學問諸儒曰聖人幽贊神明仰觀俯察始作八卦後聖重之為六十四爻又以極數凡斯大義罔有不備而夏有連山殷有歸藏周曰周易易之書其故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對曰包養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四黃帝堯舜通其變三代隨時質文各繇其事故易者變易也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連天地也歸藏者萬事莫不歸藏於其中也帝又曰若使包養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云燧氏氏沒包養氏作乎俊不能答又問曰孔子作象象鄭元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象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元合象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元合之干學誠便則孔子何為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為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為謙則鄭元何獨不謙耶俊對曰古義弘深聖問奧遠非臣所能詳盡帝又問曰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包養神農之世為無衣裳但聖人化天下何殊異爾邪俊對曰三皇之時人寡而禽獸眾故取其羽皮而天下之用足及至黃帝人眾而禽獸寡是以作為衣裳以濟時變也帝又問乾為天

武帝泰始元年詔取明經儒學爲樂安王鑒燕王機師友

按晉書武帝本紀不載 按樂安王傳武帝踐阼詔日樂安王鑒燕王機並以長大宜得輔導師友取明經儒學有行義節儉使足嚴憚

泰始 年祕書監荀勗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記籍

按晉書武帝本紀不載 按荀勗傳武帝受禪領著作俄領祕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記籍

咸寧五年十月汲郡人得竹簡古書詔祕書監荀勗著作郎束皙等撰次以爲中經藏于祕府

按晉書武帝本紀咸寧五年十月戊寅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家得竹簡小篆古文十餘萬言藏祕府

按荀勗傳咸寧初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以爲中經列在祕書 按束皙傳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事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千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沃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緯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緯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涉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

位獄曰否德忝帝位堯復使獄揚舉凡陋然後薦舜薦舜之本實由于堯此蓋聖人欲盡衆心也帝曰堯既聞舜而不登用又時忠臣亦不進達乃使獄揚舉凡陋而後薦舉非急于用聖恤民之謂也峻對曰非臣愚見所能逮及于是復命講禮記帝問曰太上立德其次務施報爲治何由而教化各異皆修何政而能致于立德施而不報乎博士馬昭對曰太上立德謂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施報謂三王之世以禮爲治也帝曰二者致化薄厚不同將主有優劣邪時使之然乎昭對曰誠由時有機文故化有薄厚也

甘露二年五月帝幸辟雍詔羣臣修明經典

按三國志少帝本紀甘露二年五月辛未帝幸辟雍會命羣臣賦詩侍中和追尚書陳壽等作詩稽留有司奏免官詔曰吾以暗昧愛好文雅廣延詩賦以知得失而乃爾紛紜良用反仄其原追等主者宜勅自今以後羣臣皆當玩習古義修明經典稱朕意焉

少帝 年以荀勗執經賜爵關內侯

按三國志少帝本紀不載 按晉書荀勗傳頻累遷侍中爲魏少帝執經拜騎都尉賜爵關內侯

元帝 年祕書郎鄭默始制中經

按三國志元帝本紀不載 按晉書鄭默傳默起家祕書郎考數舊文刪省浮穢中書令虞松謂曰今而後朱紫別矣

按隋書經籍志序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祕書中外三閣魏祕書郎鄭默始制中經

晉

而復爲金爲玉爲老馬與細物並邪俊對曰聖人取象或遠或近取諸物遠則天地講易畢復命講尚書帝問曰鄭元云稽古同天言堯同于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爲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爲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爲長帝曰仲尼言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其至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邪峻對曰臣奉遵師說未喻大義至於折中裁之聖思次及四嶽舉舜帝又問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思無不周明無不照今王肅云堯意不能明經是以試用如此聖人之明有所未盡邪峻對曰雖聖人之弘猶有所未盡故禹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聖賢緝熙庶績亦所以成聖也帝曰夫有始有卒其唯聖人若不能始何以爲聖其言唯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蓋謂知人聖人所難非不盡之言也經云知人則哲能官人若堯舜試之九年官人失敘何得謂之聖哲峻對曰臣竊觀經傳聖人行事不能無失是以堯失之四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子帝曰堯之任舜九載無成汨陳五行民用昏墊至于仲尼失之宰子言行之間輕重不同也至于周公管蔡之事亦尚書所載皆博士所當通也峻對曰此皆先賢所疑非臣寡見所能究論大及有錄在下曰虞舜帝問曰當堯之時洪水爲害四凶在朝宜速登賢聖濟斯民之時也舜年在既立聖德光明而久不進用何也峻對曰堯咨嗟求賢欲遜己